

文化图式理论框架下《蛙》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研究

韦筱楠

天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54

DOI:10.61369/ETI.2025080010

摘 要 : 莫言的小说《蛙》以文学叙事勾勒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生育史脉络, 作品中呈现的中国文化负载词因兼具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内涵, 成为文学翻译的难点议题。在《蛙》的多语种译本中,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英译本凭借文化转译的适配性在西方世界获得广泛传播。本研究以《蛙》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为案例, 基于文化图式理论框架, 系统考察译者翻译策略的有效性。研究将从文化图式的差异出发, 结合具体译例, 分析译者如何通过 A-A 对应法、A-B 对应法、A-Zero 对应法实现跨文化的语义传递, 并探讨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动因。该研究旨在论证文化图式理论对汉语文学英译的解释力, 同时提炼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策略模型, 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关 键 词 : 文化图式理论; 《蛙》; 翻译; 文化负载词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ro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Schema Theory

Wei Xiao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4

Abstract : Mo Yan's novel "Frog" outlines the history of reprod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literary narrative. The Chinese culture-loaded words presented in the work have become a difficult topic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due to their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mong the multi-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Fro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merican sinologist Howard Goldblatt has gained widespread popularity in the Western world due to the suitabilit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rog" as a case study and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schema theory.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schemas and combining specific translation examples,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the translator achieves cross-cultural semantic transmission through A-A correspondence, A-B correspondence, and A-Zero correspondence, and explores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ultural schema theory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refining a strategic model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 cultural schema theory; "Frog"; translation; culture-loaded words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 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中国文化以其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备受关注。莫言的《蛙》作为聚焦中国近60年生育史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以山东高密乡村为舞台, 串联起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化议题。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典型文本, 其在跨语言传播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困境与策略, 为文化图式理论提供了鲜活的分析样本。文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困境, 本质上是不同文化图式在跨语言转换中的碰撞与调适。因此, 本研究从文化图式理论视角出发, 从文化图式对应、文化图示冲突和文化图式缺省三个角度来研究莫言《蛙》葛浩文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 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翻译提供参考。

一、文化图式理论

（一）发展与概念

文化图式理论具有对不同语言中文化现象极强的阐释能力，其作为图式理论的一个分支在学界颇受瞩目。

图式（schema）是德国心理学家巴雷特（Bartlett）于1932年提出的“对过去反应或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它指人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大脑中形成的框图，它是一种有序的知识体系，是连接感知和概念的纽带^[2]。文化图式是内容图式的一个子图式，指“人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是人脑通过先前的经验已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可以调用来感知和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3]。乔治·尤尔将文化图式定义为“基于某一特定的文化经历上的知识结构”，提出“当不同的文化图式形成冲突时，图式本身是可更改的”^[4]。

（二）文化图式可译性

要探讨文化图式能否通过语言转换在目标语中实现有效传递，核心问题便在于文化图式的独特性与语言符号的关联性是否可以跨越文化的边界，以及翻译策略能否弥合源语与目标语文化认知的差异。刘明东指出，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包括源语文化图式可理解、译者可表达、目的语读者可接受。

源语文化图式可理解，要求译者具备对源语文化内涵的解码能力。这不仅涉及语言符号的字面解读，更强调对文化图式隐性意义的挖掘，如特定历史语境、社会习俗或思维模式的关联认知。译者可表达指译者在理解源语文化图式的基础上，能够通过目标语语言体系与翻译策略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转码。目的语读者可接受，要求译者以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框架为参照，避免因文化隔阂导致的理解断裂。这意味着翻译策略需兼顾读者的文化背景与接受期待。“可接受”并非简单迎合目标语文化，而是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通过渐进式地构建图式，使读者在既有认知基础上逐步理解源语文化特质。

要实现文化图式的可译，刘明东进一步指出文化图式可译性一般可以通过A-A对应法、A-B对应法和A-Zero对应法实现。因此，本文将通过三种对应法分析《蛙》英译本中的翻译案例，探究在翻译不同文化图式类型时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实现源语言文化负载词的跨文化传递。

二、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常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中的特有事物或具有民族色彩与历史背景的词、词组及习语。这些词汇往往承载着某一民族或社会群体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其生动鲜活的语言特质，文化负载词成为承载中国文化内涵的独特载体。本世纪初，我国著名翻译理论专家廖七一先生在其论著中对文化负载词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即“标志某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指出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英国翻译理论家

纽马克认为：文化负载词必然会导致翻译时目的语与源语之间的“代沟”或“距离”问题^[5]。

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和传播是一个重要环节。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翻译者需要充分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来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同时，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媒体传播等方式，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融合，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共同发展。

三、从文化图式可译的角度看《蛙》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一）A-A对应法

要实现A-A对应法的翻译，需以源语言与目的语文化图式对应或相似为前提，即目的语中存在与源语文化负载词相对应或相似的文化图式。在此前提下，译者需首先识别并激活源语中的文化图式，继而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匹配的对应该图式，通过这种跨文化图式的对接，使翻译在语义与文化内涵层面基本实现等值传递。

例1

原文：许多话他想说但不敢说出口，什么香火啦，宗族啦，对他这种人，说出口就是罪过。

译文：There were terms like male heir and patriarchal clan, but from a man like him they would have been offensive.

“香火”和“宗族”在汉语中是典型的文化负载词。“香火”的核心图式是“以男性后代为载体的家族血脉延续”，隐含“传宗接代、家族存续”等多层文化内涵，其核心指向是“男性后代”，而非祭祀使用的“香”和“烛火”的字面意义。译者将源语言中的文化负载词内涵显化，使用“male heir（男性继承人）”精准锁定了“香火”的核心图式，与“香火”的核心功能高度匹配。同时，通过“clan”对应“族”所具有的群体性和血缘性，补充增译的“patriarchal”一词精准传递了“父权性”这一中国宗族特有的文化属性，避免目的语读者将其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家族群体”，强化了核心图式的对应性。

（二）A-B对应法

A-B对应法在于通过保留源语文化特质的同时实现目标语的可理解性，尤其适用于文化图式冲突、文化图式错位等需与语境适配的文化图式情境。该对应法的运用需兼顾译者的跨文化解码能力与读者的认知框架，在文化特异性与交际有效性之间达成动态平衡。

文化图式冲突指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中，针对同一或相似概念、事物的认知框架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对立的现象；文化图式错位则指两种文化对同一现象的认知存在部分重叠但描述逻辑不同，需调整表达形式。这些类型的文化图式源于不同文化在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分化，导致相关文化负载词的内涵、象征意义或情感倾向在两种文化中出现差异。

例2

原文：盛夏的天气，他依然穿着……

译文: Even in the dog days of summer he wore...

“盛夏”是中国的一个季节术语,指夏季最热的时候。“盛”指丰富、繁茂,而“夏”表示时间,即夏天,该表达聚焦于对季节时间进行客观描述。目的语中,“dog days”源于古罗马文化中“天狼星(Dog Star)与太阳共现导致酷热”的传统认知,虽字面含“dog”,却与“狗”的动物意象无关,而是承载着特定文化背景下对“酷暑期”的隐喻表达。译者此处采用了意象的代换,运用A-B对应法解决文化图式错位,使“极端炎热的夏季”这一核心功能上对等。

例3

原文:我们是俗人,小小老百姓,有攀龙附凤的想法,也是可以原谅的吧。

译文: We were ordinary people, common citizens, and I could be forgiven for wanting to curry favour with power and influence, society's dragons and phoenixes.

原文中的“龙”和“凤”是中国文化中象征尊贵、权势的意象,“攀龙附凤”的文化图式植根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权贵的集体认知,字面指“依附于龙与凤”,隐喻着“依靠帝王或权贵谋取显贵”。而目的语中的“dragon”在目的语神话或宗教中与“邪恶”相关联,其被视作恶魔的象征;“phoenix”虽在英语中同样有重生的意象,但其与“权贵”的含义无直接关联。因而此处形成了文化图式冲突与错位。

译文先补充了“curry favour with power and influence”以传递“攀附权贵”的核心意义,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抽象概念替代源语中的具象意象,完成功能层面的A-B对应转换;同时选择保留“dragons and phoenixes”并对其以“society's”进行限定,适度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符号。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一定程度上规避了“dragon”的负面联想所可能导致的误解,在传递语义的同时兼顾了文化图式的独特性。

(三) A-Zero 对应法

A-Zero对应法聚焦于零翻译、“符号保留”、或针对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文化缺省信息进行合理的补足,以帮助译语读者弥合文化认知断层,进而建立起新的认知图式。该对应法的运用要求译者准确判断文化图式的差异类型,在“保留文化特色”和“让读者容易理解”之间找到平衡点。

例4

原文:墙后就是土炕。

译文: The sleeping platform, the kang, was behind that low wall.

“炕”是中国北方传统民居中特有的取暖设施,在英语文化中并没有相应的文化图式,因此该处属于文化图式缺省。译者在此

处采用复合译法,首先以音译“the kang”直接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符号,提示目标语读者该词汇可能承载着特定的地理、气候或生活方式信息。继而通过前置补译“the sleeping platform”,将“炕”的核心实用功能增加到目标语认知框架中,解决因文化图式空缺导致的理解断层,是A-Zero对应法的典型运用。这一译法既避免了纯意译可能造成的文化符号的消解,又规避了纯音译可能引发的认知盲区。该处理方式帮助目的语读者在接触“kang”这类陌生文化元素时,既能感知其独特性,又能通过功能描述理解其用途,从而在文化差异与阅读体验之间找到平衡,实现文化特色与可读性的统一。

例5

原文:后来周文王逃出朝歌,一低头,吐出了几个丸子,那些丸子落地后就变成了兔子,兔子就是“吐子”啊!

译文: When King Wen fled from Chaohe, he lowered his head and retched several meatballs, and when landed, they turned into rabbits, which sounded to him like “son's bits”.

“吐子”出自中国明代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第二十二回,其作为双关语,承载了双重含义:既指“吐出儿子(伯邑考)的肉”这一行为,又谐音“兔子”,这一图式在目的语文化中完全空缺。

译文别具匠心地将该文化图式空缺译为“son's bits”,通过A-Zero对应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功能上的等效保留,尽可能地抓住了该图式的核心内涵。“son”诠释了“儿子”这一关键元素;“bits”呼应了“丸子”的形态,同时暗含“肉被剁成碎块”的典故情节。“son's bits”的译法重构了“父亲吐出儿子相关的物体”这一核心逻辑,在未增添注释的情况下,既避免了直译“tuzi”所可能导致的认知空白,又通过目的语中可理解的意象传递了典故中所传达的情感基调。同时,译者创造性地使“bits”和“rabbits”的词尾音素形成一定的重合,在语音层面形成了关联,让目标语读者感知到“bits”和“rabbits”存在某种语音联系,从而贴近源语的双关逻辑。

四、结论

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翻译中常因目标语文化图式差异面临意义传递挑战。上述研究表明,文化图式理论可为文化负载词的跨文化翻译提供系统化框架。译者需具备解构源语与目的语文化内涵的能力,通过剖析两者文化图式关系,针对性制定翻译策略。文化图式理论及A-A对应法、A-B对应法、A-Zero对应法,为汉语文化负载词翻译构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解决方案,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提供可参考路径,助力汉语文化特色在目的语语境中精准转译。

参考文献

- [1] 刘明,刘宽平.图式翻译漫谈[J].外语教学,2004(04):50-52.
- [2] 陈倩,刘明东.科技话语文化图式及其翻译策略[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158-161.
- [3] 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中国翻译,2003,(02):30-33.
- [4] 于翠红.图式理论观照的民俗文化负载表达认知翻译——以莫言《生死疲劳》及葛译本为例[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6(03):117-124.
- [5] 宋洁.英汉文化负载词图式对比及翻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06):172-176.